



闻 钟

彭利文

姑苏城外寒山寺，我没来的时候，寺院的钟声已经响逾千年；我来了，还是那样浑厚悠扬。

深秋的一个上午，我怀揣一首熟读千百遍的唐诗，从雪峰山下的湘西南，专程来拜谒江南这座名动天下的古刹。像瞻仰过浩瀚的沧海之后，来寻觅和瞻仰它最初的源头。

是日，艳阳高照，惠风和畅，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络绎不绝。悬挂在山门前的额匾“寒拾遗踪”，似乎在无声地述说寒山寺的前世今生。

始建于南朝萧梁代天监年间的寒山寺，初名“妙利普明塔院”。唐初时高僧寒山、拾得由“道宗佛源”天台山迁来该寺主持，寺院规模渐具，寺以僧名之，更名“寒山寺”。风雨千年，寒山古寺历遭七次火毁。现存的寺院是清末光绪年间重建，内藏古迹甚多。如今的寒山寺是在清末旧制上扩建和合而成，主要有照壁、大雄宝殿、藏经楼、钟楼、碑廊、枫江楼、霜钟楼等。院落虽不甚宏大，却处处精巧细致，有江南园林风韵。

我非礼佛人。我来寒山寺只为寻觅那恍惚如梦的愁思和诗意，亲耳闻听那鸣响千年的钟声。

走进碑廊，一块高大的诗碑格外醒目，上面镌刻的正是唐朝诗人张继那首脍炙人口的《枫桥夜泊》。我伫立在碑前，在心里再一次诵读——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200多年前，张继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萍流淮海间”，曾

在姑苏城外枫桥泊舟歇息。月落乌啼的夜晚，漫天的寒霜让人难以入眠。观江桥朦胧，望渔火点点，仕途之艰、家国之难、羁旅之愁，便一齐涌上心头。正在此时，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轰然撞响，悠悠飘荡在城郊旷野。余音袅袅中，落魄书生张继情不能抑，一首千古名诗挥笔而就。但诗人写到钟声即戛然而止，对闻钟的感受不着点墨，正是这种留白的艺术，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和审美空间。从此，寒山寺的钟声鸣响在三百唐诗里，鸣响在历史的夜空中。

追本溯源，我移步寺院钟楼。未见其钟，先闻其声，嗡嗡之音自钟楼传出，久久地在耳畔回响。我凝神静听，那是游人依序的轮番撞击。但此声已非彼声，此钟亦非彼钟，张继聆听过的唐代古钟早已佚失。替

而代之的是清末光绪年间重铸之钟，更有新近铸造的重达百吨的“天下第一佛钟”。

闻钟当在枫桥边。可是秋日暖阳天，不见月落，不闻乌啼，没有寒霜，亦无渔火，唐朝的客船更已觅不见踪影。只有钟声悠扬，横桥锁溪，还有古运河静水深流。此情此景，由不得不让人思接千载，心绪纷纭。

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在历史上有一段有意思争论。北宋大家欧阳修在《六一诗话》说，“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理由是“三更不是打钟时”。由于提出质疑的是当时文坛领军级人物，立即引起广泛重视，当真有人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考证来考证去，得出吴中僧寺确有半夜鸣钟的习俗，谓之“定夜钟”。可是，紧接着又有人站出来质疑考证者，说宋时有此习俗，并不代表唐时也有。其

实，无论是质疑张继的欧阳修也好，还是质疑欧阳修的考证者也罢，他们都误解了诗的世界。诗歌有时不是在描绘一个世界，而是在创造一个世界。寒山寺之所以能七毁七建，且愈建规模愈大，因为张继的《枫桥夜泊》已赋予它以不死的灵魂。

“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生”，那是参禅人的事。对于尘世中的芸芸众生，钟声俨然如歌。不同的人，闻听出来的是不同的滋味。宋人陆游泊枫桥感慨的是“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明人高启每到枫桥都会“几度经过忆张继，乌啼月落又钟声”；清人王士禛与挚友“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寒山夜半钟”。我此番专程拜谒古刹，闻听钟声听出的却是诗歌的力量，是中华文化承续转合的辩证关系。

走过枫桥，钟声渐远。回望寒山禅院，却发现那钟声依然在心里，一直鸣响。

（彭利文，洞口县人，作品散见于《湖南日报》《湖南散文》等）

石 磨

方 竹

石磨是一块会说话的石头。那天去水木鱼石，对馆内那么多美轮美奂的奇石，我除了赞叹没有心动。倒是看到一块方桌子上的石磨，我瞬间泪盈满眶。

它没有说话，然而我懂。那些年月，石磨是很多人家必备的农具，碾谷子碾豆子磨各种各样的食物，人吃的禽畜吃的都离不开要用它。一副石磨就是一个家庭的好帮手，什么东西都可以丢进去磨一磨，需要的粉啊浆啊就出来了。

入秋的时候，母亲浆被子、抹浆布，都离不开要推石磨。我们常常把泡发的米粒儿，往石磨的嘴里一喂，水米浆儿就磨好了。喂小鸡时用的玉米粒儿，也是用磨推出来的，一小瓣一小瓣的小玉米瓣，放在一小木盆子里，是小鸡啄来啄去的好饲料，这样下来就可以节省不少的粮食。没有划算一世穷啊！母亲用石磨把家里的东西，都能够做到精打细算，不浪费一点一滴，每一样食物都是上天对我们的馈赠。

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石匠，邻近的村庄，许多人家的石磨，大多就出自自我父亲的手。因为父亲的石磨选材质地优良，一户人家一副磨，可以年年月月地用，只要年底把石牙齿修整一下就可以了。

父亲打石磨的石材，是非常讲究的，里面有光沙的石头，是万不能用的，那样的石头耐不住磨，用时还会掉石灰粉。父亲一律都用黝黑的刚石打制石磨，这样的石磨经久耐用，每一年只要“铗一铗”牙齿。

“铗”在我的家乡，是修一修的意思。石磨的好处就是靠石磨的牙齿上下缝合，顺时针推转，而把食物磨得粉碎。父亲把那一条一条的石纹路，喊石牙齿。

石磨的牙齿很耐磨，修整一次，可以从年头磨到年尾，每年腊月是父亲最忙的时候，有磨的人家都需要修整一下，好打过年豆腐，父亲就挨家挨户去把石磨里面的纹路再加深一点。

自从有了电碾磨粉机，石磨渐渐老去，成了一个角落里的老物件。但是母亲经过多次比较，同样的豆子，用石磨磨出来，豆腐不仅嫩很多而且还多很多。但是每一次推磨的时候，需要用很多力气，母亲说，人老了，手把子的力气也少了很多了！两个老人已经推不动那重量级的石磨、轻松推石磨打豆腐了。

但是城里的一部分人却发现，这样的石磨，可以当做一个风景，当做一个装修的物件。

我在一些茶楼，一些老派饭店，就看到了大大小小的石磨，它们的颜色或深或浅，都有同样的一个圆心一种圆形，静静地躺着。只有那个磨把手，在告诉我曾经酸甜苦辣的岁月，摇着它渡过了从前那一段石磨推出来人间烟火的日子。

（方竹，原名彭芳竹，邵阳县人，湖南省诗歌协会会员）

海 吃

曾楚涛

怀揣这世界万古不化的礁石
坦陈欢悦与激情

对所有的船
胸怀柔软，心存慈悲
它们也是苍茫里
座座移动的寺庙

多博大的胸怀，多低屈的 海拔
用以容纳如此巨量的动荡

你亲眼所见，是岸，是陆地
强硬地管理和规范着海
在什么高度，什么境界可以看见
是汪洋在困顿大陆

一万条河流，就是一万种乡音
都心悦诚服地归化于蔚蓝
蔚蓝是海的国语

咸和涩。因此你联想所有夜以继日
奔腾向海的甘甜之水
抵达之前的九九八十一曲折

如果不把鱼和贝，秘笈一样
亿万斯年隐匿在山峰和岩石
该如何知晓这时光里曾经演绎的变故
还会么？ 沧海与桑田
不耐烦自己的身份，再一次互相调换

角色

对着大海呐喊的人，你要忍耐
没有任何回声

风平浪静时，岸树，包括花瓣都
呆若木鸡地看着海

沉船和遗骸，时间的倒影一样
收好在这里
包括倾泻的垃圾，它们仍然是你的

一只，对，就一只海鸥
它逆风凌空飞翔
就令海有了被占领的诧异
想静下来，听
这个孤独而高贵的王，宣旨
而它只是锋利地鸣叫了一声

好，该尾声了。一个孩子，在海滩
撕《老人与海》，糊一只巨大的风筝
趁台风将至

（曾楚涛，邵阳籍，居深圳。深圳作协会员。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湖南文学》等近百家报刊发表多种体裁文学作品数百篇）

